

那年那月

电视记忆

□马俊华

电视出现在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是上个世纪80年代初的事,当年我还是个小学生。40年过去了,那时人们看电视的情景仍然历历在目,恍如昨日。

电视机作为极高档的家电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时,可不是马上就进入寻常百姓家,只是作为许多家庭奋斗的目标而已。我的家乡购进的第一台电视是农场场部买的,晚上常常挤满一屋子人,即便是广告,大家也看得入迷。当时农场没有电视转播站,就靠立起一根长木,顶上安装上自制的天线来接收信号。信号不稳定,杂音以及图像不清时有发生,但丝毫不影响人们的心情,都在那里一动不动地期盼着信号转好。那个时期正好播放香港的电视连续剧武打动作片《霍元甲》。电视对于乡亲们来说是新生事物,武打电视剧又是由电影《少林寺》引爆的火热题材,尤其是年轻人,争着抢着挤着看,只要有落脚地就可以了,有坐具更是奢望。而这个时候,场部电视机管理人员的地位在人们心目中是极高的,非常尊重。

稍晚些时候,有几户经济条件好的家庭也买了电视,但都是黑白的,屏幕不大,也不是什么名牌。看电视,乡亲们又多了去处,当然主要还是孩子

们,大人们没有什么特别好的节目,轻易不串门看电视,大家也都讲究面子,觉得不管到谁家都是添麻烦。记得有一天晚上,我和母亲去别人家看电视,那天是一个省台播放二人转《回杯记》。对于东北人来讲,二人转是最爱,“宁舍一顿饭,不舍二人转”。而《回杯记》又是二人转中家喻户晓的经典佳作,现在我还记得一些唱词呢。但以往都是听收音机,只闻其声,不见其人。我们去的是常姓大娘家,她家是东北传统的三间口袋房,东边一间开门,西边两间住人。住人的两间南侧是火炕,也是东北传统的连二大炕,屋子北侧放置一些家具,电视就放在北侧一个柜子上。那天大娘家大人、小孩来了不少,炕上炕下没有什么空余地方,大家都是奔着《回杯记》来的。母亲和几个嫂子先是唠了一阵家常,节目快开始时就都不出声了。大娘家的电视是台十七八英寸的黑白电视,信号不好,一开始没有图像,大家都眼巴巴地盯着屏幕期盼着。她家的小哥站在电视机旁一声不吭,执着地反复调试,最后终于调出图像了,虽说二人转已经播放了一阵了,但大家的兴致丝毫没有减少。

后来,场部所在地的分场场部也买了一台电视,有时干脆把电视搬到

外面,像露天电影一样让村民们观看。

吉林省的姑姑家也买了一台黑白电视,当时她们村要建电视村,号召家家户户都买,政府给一定的补贴,这让我们羡慕不已。

那时,小孩子都对看电视上瘾,经常打“游击”似的看电视。诚然,到了晚上也没有别的娱乐活动。平时我最害怕走夜路,可看完电视一个人回家就无所畏惧。1983年的除夕夜我没在家和大人守岁,而是领着外甥女跑到场部看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看到后半场,发现哥哥姐姐也都去了。

包产到户后,乡亲们逐渐富裕起来,没两年电视也就普及了。村中高高架起的一根根天线不仅是接收电视信号的简易设备,也成了家庭经济条件好的标志。我家是1985年秋天从旗里买了一台14英寸的飞跃牌黑白电视,双喇叭分别在屏幕两侧,样式美观。这台电视是大哥坐火车又换乘汽车,从百余公里外的旗里搬回家的,当时我已在外地读高中了。寒暑假回家,最大的乐趣就是能随时看电视,但也只能收看几个电视台的节目。那时,即便是黑白电视,金星、凯歌、飞跃这几类大品牌电视机仍供不应求。彩色电视就更不用说了,普通收入家庭

根本买不起。有“能人”发明了彩片,放在黑白电视屏幕前,看电视时就能出现色彩,虽说不管什么节目总是一成不变的颜色,但这也算是向彩电“迈进”了一步。

1994年,经过几年的省吃俭用,我的小家终于买了第一台电视机——21英寸直角平面遥控彩色电视机,夏普牌,还是托人从外地买的,一下花光了所有的积蓄。这时不用在室外架设天线,在电视机旁装一个就行。我自己动手,把两个空易拉罐分别固定在一个大约30公分长的窄木板两端,做成了简易天线,和先前室外的相比已是十分小巧精致了,但效果不怎么理想,时不时就得手动调整天线的方向试图更好地接收信号。两三年后,有线电视网络连通了家家户户,不仅信号好、图像清晰,还能收看23个电视台的节目。

随着科技的进步,电视机变得超薄、超大,价格低廉。除了有有线电视,还有移动、联通的网络电视。但人们已经不太热衷了,在许多年轻人的小家庭里,再好的电视也都成为摆件,手机成了替代品。只有我们这代人还对电视情有独钟,看看《新闻联播》《天气预报》,好的电视连续剧一集也不落下,沉浸其中,其乐无穷!

诚征叙事、随笔、散文等文学佳作,要求文笔明快,内容积极,富有时代气息和地域特色,力挺原创,既欢迎名家精品,也厚爱新人佳作,字数1500字以内为宜,投稿邮箱:516558132@qq.com

征文启事

百姓故事

乡愁甜沫粥

□刘科

在我的老家奈曼旗白音昌公社石碑大队下石碑生产队(今奈曼旗新镇石碑村下石碑屯),当年曾流行一种名为甜沫粥的食品。这种散发着清香的农家食品,起源年代已无从考证,如今是否仍然有人制作食用亦不得而知。我只记得小时候到昭乌达盟散放旗宝国吐公社东龙沟生产队大姨家里和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大固本公社表叔家里走亲戚时,能吃到甜沫粥,根据经验推断它的流行范围应该在原热河省所辖的阜新、北票、朝阳、赤峰、奈曼、库伦等地。

甜沫粥是一种典型的农家食品,它味道甜美,甚得家乡百姓喜爱。我少年时期生活在奈曼旗南部山区,那散发着腾腾热气且香甜可口的甜沫粥是儿时最向往的饮食。虽然我离开家乡已经40多年,其间一次也没有吃过它,但至今想起仍是垂涎欲滴。

甜沫粥用料简单,制作方便,是一种纯民间、大众化的食品。甜沫粥的用料极其普通,就是小米和黄豆。做法也很简便:把小米和黄豆按照5:1的比例浸泡(浸泡透大约要一夜的时间),浸泡透了以后用石磨水磨好,变成稀沫,然后把稀沫放到铁锅中熬煮;在熬煮期间需要及时搅拌,防止其结块,待开锅后继续熬煮五六分钟,然后将其盛入陶盆中盖好盖子焖一袋烟到两袋烟功夫,也就是10到20分钟左右的时间;同时在铁锅中放入适量的水,水量根据需要确定,如果喜欢稠一点的甜沫粥就少放水,反之则多放一点水,把水烧开后将焖好的沫子倒入锅里的开水中搅拌,待重新烧开后即可盛出,这样香甜可口的甜沫粥就做成了。

这种被称作甜沫粥的食品不但香甜爽口,而且营养丰富。因黄豆和小米都富含蛋白质,以及不同比例的糖分,吃起来口感和味道都很不错。由于甜沫粥是液体,它进入人的肠道后极易消化吸收,所以它是一种十分理想的养生佳品,尤为肠胃不好的人所青睐。

过去农家每每喜于晚间食用,夏季的傍晚全家人每人手持一大碗甜沫粥,坐在院内的大树下或屋檐下,呼噜呼噜地大声吸食,这也是乡村生活中别有情趣的一幅生活画卷。

随着岁月的流逝和年龄的增长,怀旧思乡之情时时萦绕于心。近年来有时与来自家乡的同学或朋友聚餐,闲谈时偶尔说起家乡的农家小吃:甜沫粥、榆钱汤、散状等如何香甜可口、令人回味时,有人就说:“那是困难时期留下的印象,当时吃啥啥香;现在生活好了,啥都不缺,吃啥啥不香。”我想这种说法虽有一定道理但也不尽然,因为当年农家小吃那种纯天然原料,那种较为原始的手工制作,现在基本上已经无法找到或弃而不用,因此也就没有当年小吃的风味了。是我们的味蕾变了,还是刺激味蕾的食物变化了呢?但愿传统小吃的风味永远流传,但愿我心中的甜沫粥能永葆清香,因为它寄托了游子对故乡剪不断、理还乱的缕缕乡愁。

1973年10月,我告别了在胜利农场近5年的知青生活,在农场1200多名知青中经过自己报名、群众推荐、领导审批、学校复审四个环节终于被推荐到哲里木盟师范学校上学。

报到前一天,我特意提前去了学校,在分班档案密麻的名单里,一眼就找到了自己的名字在一年九班,班主任叫方浩。“方浩”,多有诗意多么响亮的名字,我忍不住猜想,他定是一位才华横溢、模样英俊潇洒的老师。第二天开学,与我想象中的完全不一样,方浩老师40多岁,个子不高,带有南方人特有的书卷气,两眼炯炯有神,格外精神。全班50多人,有当地青年,还有天津、北京、浙江知青。

全校这一届工农兵学员,一共12个班,600多人,学校特别重视,专门选派了精干教师当班主任。方浩老师是1957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的高才生,老家在安徽,毕业后义无反顾地响应国家号召,支援边疆。

方浩老师教九班和十班的语文课。方老师不仅课讲得好,板书写得更漂亮。记得他讲《谁是最可爱的人》,先从生字开始,再是词组,然后是句子,接下来分析文章的段落,讲作者用语言来表达文章的中心思想。讲到文章要有变化,他还在黑板上画了三幅图画:一幅是三个海鸥一字排开,一幅是三个海鸥打斜一字排开,一幅是三个海鸥两个在高处、中间的在下面,让我们分析哪个好。大家异口同声地说第三幅好,他说这就是变化,写文章就要有变化,有变化才有波澜起伏。

50多年过去了,我依然记得他在讲《谁是最可爱的人》中松骨峰战斗时那感人的情节,把“最可爱的人”表述得淋漓尽致!

那时的师范学校有校办农场,就在辽河大桥下面,我们每学期都要到农场劳动一个月。

与其说是农场,其实就是有几百亩地,一栋长50多米的土房——有十几间屋子,还有仓库、食堂。我们男女生各住几间相连的屋子,方老师也同我们在一铺大炕上同吃同住。一天劳动回来,大家洗漱,一个同学洗完脚伸手就把把搭在拉线上的手巾拉下来擦脚,旁边同学大喊:“那是方老师的毛巾!”那个同学很尴尬,方老师赶紧说:“没关系,我也用来擦脚。”

学校为适应当时教育需要,在第四个学期实行分科,我选择了物理专业班。短短两年的校园生活很快就过去了。1975年7月,我毕业留校在物理组,和方老师在同一所学校。每到节假日,方老师必把我们3个留校的同学叫到他家,师娘勤快热情,擅长厨艺,特别是蒸出来的馒头又大又香,至今让我回味无穷。

忆恩师方浩

□苏立生

通辽味道

漫谈饸饹

□刘宏杰

陕西有饸饹,山西有饸饹,河南、河北有饸饹,我们内蒙古也有饸饹……作为中国北方最具烟火气的面食之一,饸饹的身影遍布祖国的北方大地。各地的饸饹虽在原料、卤子上各有千秋,但核心制作工艺始终如一,皆由饸饹“床子”压制而成,这也是北方人共同的饮食记忆。

我至今记得儿时家中的铁质饸饹“床子”。过去家家户户都有一口大铁锅,把“床子”的四个支腿架在锅台上,将揉好的面团塞进带孔空腔,双手紧握握柄用力按压,粗细均匀的饸饹便直接坠入沸腾的锅中。煮饸饹时要待水滚后搅散,放入冷水再滚一次,方能捞出筋道爽滑的成品。压饸饹是实打实的

力气活,必须一气呵成,中途停顿便容易断条,因此过去这活儿多由家里的男人们承担。那时,吃一顿饸饹,往往要全家上阵:和面的、压面的、做卤的,一家人忙得满头大汗,却也让这碗饸饹多了几分团圆的暖意。

一碗地道的饸饹,从原料到配料都藏着讲究。面粉首选本地种植的优质荞麦,有些人还会按比例掺少许白面,只为让饸饹耐煮不易断,还能保留荞麦的清香。一碗饸饹,汤头更是灵魂,醇厚的骨汤、鲜美的鸡汤,都是饸饹的绝配;卤子则随心所欲,大骨汤炖酸菜、脆嫩的芥菜丁、香辣的辣椒肉丝都是经典款,搭配酸咸菜、辣椒末或韭菜

花佐餐,一口下去,碳水的满足感与食材的鲜香交织,回味无穷。

人们对饸饹的偏爱,源自我们当地的水土——通辽地区各旗县广泛种植荞麦,它不仅是制作饸饹的优质原料,更有着降血脂、降血糖、止咳平喘、排毒减肥的药用价值,是大自然馈赠的健康食材。除了压饸饹,荞麦面还能蒸葱油花卷、擀面条、烙饼、做“猫耳汤”……而库伦旗的拨面,更以独特技艺成为地方饮食名片,让荞麦的风味得以多样呈现。

时光流转,荞面饸饹的名气也越来越大,无论是市里还是各旗县,饸饹馆皆“遍地开花”。为了让自家生意红火,各

家饸饹馆都在品质提升上下功夫,可以说各家都有各家的特色,形成了“百花争艳”的局面。很多外地人来到通辽,也总是要尝尝那碗热气腾腾的荞面饸饹。

如今,架在锅台上的老式饸饹“床子”渐渐淡出了寻常百姓家。家用工具变得小巧便携,一个人就能操作,还能根据个人喜好调节饸饹的粗细。饸饹馆里更是换成了高效的电动“床子”,制作过程愈发便捷。但任凭工具迭代、生活节奏加快,人们对饸饹的喜爱从未消减,即便在饸饹馆如此之多的今天,有很多中老年人还是会选择在家里做饸饹,只因这碗饸饹里,有荞麦的本味,有烟火的暖意,更有一代人与一方水土的眷恋。

生活感悟

公交站点的菊花

□王凤云

公交站旁旁榆树矮矮的根底,长着一株菊,头顶一朵橘黄色的花儿在萧瑟的秋风里灿烂地开放着——绵绵细雨洗刷过,花瓣带着清凉的水汽,与周遭的绿色形成强烈的色彩反差。叫不出它是菊科的什么属,只记得夏日里有成片的栽种,默默装点着城市的角落。

无意中注意到了它,就被它的顽强感动了。它没有冲天香阵的实力和野心,单薄花瓣生不出“黄金甲”那般的政治隐喻与文学遐想,姚黄魏紫那

般的名贵品种,曾是同宗姊妹千年前的风冠,如今在这座草原城市已经许久不见踪影,想来没多少人还记得它们。我猜,眼前这朵菊,该是环卫工人移植栽种时无心遗落的,有了榆树矮矮遮挡避雨,别处的花草早已寂寞地枯黄凋零,唯有它,荣幸地拥有了另一种命运。

公交站点对面是一处大型广场,人们聚集在那里:唱歌跳舞扭秧歌,打牌下棋唠闲嗑。他们大多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成长过程中经历过国

家的许多重大历史事件,行为习惯有着深深的时代烙印。当年他们或许是挡车工、车钳刨铣师傅;或许是近郊的菜农、改革开放早期的小商小贩。如今人到暮年,岁月的痕迹刻在脸上,却未留在心上。为了寻一份轻松快乐,公园就成了每日的打卡地,秋意渐浓热情却丝毫不减。

霜降时节,我又见到了那株菊,它依然顶着那朵花儿,几片叶子受了点霜冻,微微发蔫,五个花苞有如姊妹般,紧紧紧紧守在花朵身后。有心把它

移植到室内,没成想它的根深深扎在水泥砖缝间,根本挖不动。

这株菊花注定要将生命延续到明年,只是不知它会在何时凋谢。

夕阳的余晖温柔地洒在广场上,人们走向公交站,挤上公交车回家。可以想见,明天的广场依然人声鼎沸,歌舞依然热情火辣。

菊依旧在水泥砖缝间开着花,广场上的人们在秋日里起舞,不同生命的坚韧与温度,正是我们这座城市绵延不断的烟火气。

档案里的通辽印记

包宝贵的音乐之路

包宝贵,1944年10月出生于科左后旗,1964年9月到科左后旗乌兰牧骑工作,2004年10月退休,是科左后旗乌兰牧骑的首批队员。历任乌兰牧骑副团长、团长,旗文化局副局长兼乌兰牧骑团长,文化系统艺术总指导等职务,把青春和才华献给了乌兰牧骑事业。

在过去的40年里,乌兰牧骑的队员走了一批又一批,换了一茬又一茬,可包宝贵在多次的选择和机遇中始终坚持留下来,成为坚守一线的元老。这40年间,他唱过歌、跳过舞、拉过四胡,后来还兼职从事音乐创作。他曾经是普通队员,也担任过各种大小官职,在漫长的岁月里,他始终脚踏家乡

的热土,与队员们一道夏顶烈日,冬冒严寒,穿沙漠、走草原、串村屯、进牧场,以天为幕布,以地为舞台,为广大农牧民送去欢乐和文明,传递党的声音和关怀,让乌兰牧骑的足迹如花瓣撒满草原。

40年里,包宝贵先后为乌兰牧骑创作了数百首歌曲、舞蹈音乐、好来宝等舞台艺术作品。其中有近百首作品在国家、自治区级刊物上发表(含电台、电视台播放或录制磁带、唱片、光盘发行)。有几十首作品在市、区、全国性文艺汇演、调演或艺术评比中获奖。主要作品有:歌曲《雕花的马鞍》获1995中国音乐电视大赛铜奖;歌曲《白云团团》获1984年内蒙古东

四盟音乐会创作金牌奖;歌曲《在那白云飘落的地方》获1997年自治区“萨日纳”奖;歌曲《走不出心中的草原》获2009年自治区“五个一工程”优秀作品奖;歌曲《科左后旗我可爱的家乡》和《幸福在天堂》获1996年“世纪之声”全国歌曲大赛评选银奖;歌曲《我是一条小河》广为传唱,在央视《天天把歌唱》栏目多次播出。2005年9月,在市、旗各级领导和有关部门的支持下,他成功地举办了个人声乐作品演唱会;2008年出版了个人歌曲作品集——《雕花的马鞍》。

数十年来,包宝贵勤奋好学,刻苦钻研,努力工作,成绩卓著,曾多次被评为旗级先进工作者、模范共产党员,



盟、区优秀乌兰牧骑队员。1995年当选为自治区劳模;2005年9月被授予通辽市“德艺双馨”文艺家称号;2007年7月被授予自治区“杰出作曲家”称号;2017年12月在自治区乌兰牧骑建立60周年表彰活动中被授予“乌兰牧骑事业特别贡献奖”。(宋晶晶)